吹鼓手

海波

我们那里,乡下人迎新娘有些俗气,几乎一无看头。若你闲得发慌,百无聊赖、非看不行的话,那就只有看吹鼓手一着了。

吹鼓手是个集体、一个班子。一班吹鼓手由五人组成:吹高音唢呐者为首领,其余依次为,低音唢呐一、坐鼓一、铙钹一、铜锣一。吹鼓手的标志是一堆篝火,无论春夏秋冬,篝火必备。不为火,单为那烟,因此那火总是煨着的。

看吹鼓手不必费神去看他们的脸,那脸又糙又黑。可看之处在其首领的脚尖,那是这班响器指挥席,所吹乐曲的起承转合,抑扬顿挫、节拍韵律,快慢急徐,全出自这里。吹鼓手所用的曲牌名目繁多,用什么,不用什么,先用什么,后用什么,都有个讲头。一班吹鼓手吹的曲牌对不对,使不使力气,行中人一望那脚尖就全明白了。有道行的吹鼓手,吹慢板时,那脚尖轻揉地面,如婴儿吮指,如少妇抹粉,如夫妻夜话,如老牛舐犊,温柔之中有缠绵,悠扬之外无散漫。看着这脚尖,听着那曲调,你就能想象出,新娘正在途中,新郎正在假睡;公婆正在互相埋怨,贺客正在预测礼金的多少。吹流水板时,那脚尖一下又一下地在地上弹点,起落适度,轻重均匀,如月夜里巡夫打更,如山峁上老农扬场,坚定之中似有徘徊,铿锵之余若载重负。这时候,洞房已经备就,宴席刚刚开张,主事人频频向来路上张望,新郎死捂住自己心房。

新人将至。贺客中未嫁的姑娘浑身火烫,“捣不烂”的光棍脖颈发僵。待到铁炮三声,长号一响,那脚尖突然像蝎子蛰了一般在半空中舞了起来。左搅一个龙出水,右搅一个鳖旋塘;向前拧出万字贵,向后筛得彩云飞;一如干柴燃烈火,二似饿汉吞生葱;远看好似鬼捣蒜,近看恰如蝶恋花。那脚尖一直要舞到新人下马入洞房,方才停下。这时候你再看那脚尖,软塔塔好似一摊泥,灰扑扑好似一只龟,想提起来无立骨,想推开去缺韧筋。总在这时候月亮西斜了,有人站在饲养室场畔上隔沟吼喊着要吹鼓手睡觉哩。那首领便朝那脚尖上吐一口唾沫,那脚尖这才蛇蠕蛇蠕地动了起来。

火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熄灭了,只有那冷灰在夜空中飘洒……到此,你也该回家了,因为再没什么可看了。

剥山核桃

孙道荣

我爱吃坚果。

坚果中,最不“坚”的,当数葵花子,用牙齿轻轻一嗑,即能嗑开,瓜子仁应声入口。手剥也可以,稍稍用力一捏,也能轻松取出瓜子仁。

葵花子浪得了坚果的虚名。有不“坚”的,就一定有“坚”的,坚不可摧的“坚”。在我看来,临安的山核桃,就是坚果中的战斗机,松子、板栗、腰果、榛子、杏仁等等,皆坚不如山核桃。北方有种纸皮核桃,一捏即碎,简直有损核桃身为坚果之最的美名。

想吃临安的山核桃,你得会剥。

剥山核桃,有讲究。瓜子花生,你裤袋里塞一把,可以边走边剥,边剥边吃,无非形象上稍显不雅。你若想边走路边剥山核桃,山核桃是不会答应的,准让你颗粒无收,甚或崩了牙。剥山核桃,须备一桌、一椅,桌子上最好再铺一张白纸,摆几颗山核桃,净了手,正襟危坐了,开始剥。

市面上的山核桃,多已开口,这是商家人性化,便于你手剥。分成两瓣的山核桃,露出其褐色的仁,羞涩地等着你。你以为这就可以品尝它了?山核桃绝对是智慧的坚果,它可不像别的坚果,壳子里面只有一颗完整的仁,剥开了外面的壳,果仁便唾手可得。山核桃不一样,它坚硬的外壳之内,还有犬牙交错的内壳,将核桃仁分开,并牢牢地锁住。性急的人,看见核桃仁的大半身都露出来了,用力一掰,完了,核桃仁断成两截,夹在内壳缝隙里的那截核桃仁,你就很难再取出来了。

剥山核桃很费手,费的是指肚,以指肚之柔,捏或掰山核桃外壳之坚,焉能不费?此时就要以坚攻坚,牙齿出场了。牙齿不愧是我们身上最坚的武器,将一颗完整的山核桃投入口中,上下牙一咬合,只听“咔嚓”一声,山核桃应声而裂。牙齿固然可以轻易地将山核桃咬开,却也是个技术活,用力过猛,将山核桃咬得太碎,里面的核桃仁也跟着玉碎,就没吃相了,而且,碎掉的山核桃屑,可能借势卡进你的牙缝里,就有得折腾了。经常用牙“剥”山核桃的人,懂得恰到好处地发力,听到山核桃发出“咔”即止,“嚓”就碎了。借用锤子敲,钳子捏,也是这个道理,止于“咔”,像武功高手的对决,点到为止。

核桃的内部结构很复杂,有点像大脑,估计这也是很多人认为吃核桃仁补脑的原因吧。核桃仁夹在脑回路般的硬壳中,力量小了,取不出,力气大了,又易折断。须有绣花般的耐心,才能将之完整取出。一颗山核桃,能取出一瓣完整的核桃仁,便是不错的手段,若能取出两瓣,甚或三瓣,那简直是无敌。剥山核桃时,很容易将之弄碎。山核桃的壳和仁,都是褐色,很难从中辨识,一小撮碎壳中,必有漏网的仁,也就必有人将碎壳当成核桃仁,喜盈盈扔进口中,只听“嘎嘣”一声,可怜的牙,又一次被费了。所以,剥山核桃时,不但记得要铺一张白纸,以白褐分明,还需光线好,千万不要自恃目力,让牙齿遭罪。

我啰里啰唆写了这么多,肯定有人要说,既然这么费事又费手,费力又费牙,何不买市面上那剥好的山核桃仁?纯核桃仁固然好,却失却了亲手剥的乐趣,再说了,偶尔剥到一颗完整的核桃仁,赶紧笑吟吟递给一旁的老婆子,这种享受,不亲手剥,又如何体会得到?

巴黎印象(油画) 杜海军

新年的脚步

任炽越

新年的脚步已触手可及。下午去学校接外孙,只见他手上提着两个小灯笼,红色的灯笼上“迎新纳福”四个字,分外喜庆。元宝说这是手工课上他自己做的,送给外公、外婆。老师说让我们一起迎接新年,安享福运!

这时手机响了,我的银行理财师来电,请我有空去银行一次,她给我留了份精美的新年礼品。我问是什么礼品?她俏皮地回答,送你一个喜气洋洋的“岁月”。我喜欢“喜气洋洋”,准备在新年前一天去领取,然后喜气洋洋地步入新的一年。

早晨去社区绿地锻炼,远远看见大门上一块绿底白字的铭牌分外醒目,上面清晰地写着“某某社区绿地”,并标明了夏冬两季不同的开放时间。刚踏入健康器械锻炼区,正在太空踏步机上锻炼的王老师叫住我,要和我分享一个好消息:我们反映的社区绿地遮雨棚,区里已准备列入新的一年的打算了。这时旁边的夏大姐说,现在政府重视百姓安居工程,“拎马桶”经三十多年持续攻坚,已淡出历史舞台。小小遮雨棚问题不大,新的一年社区绿地定会有新变化。

上午去文化街购日历,不少练友托我代购。见我买了好几本,老板随手赠送了两个新年福袋伴手礼。红色的袋子上,印着不同姿态腾飞的骏马,边上写着各式吉祥祝福语:马跃龙腾、金马玉堂、马踏青云、一马当先等等。我向老板要求再买几个,老板说这个只送不卖。我一冲动,当即买了二帧大福的徐悲鸿奔马挂历,老板拿出一堆马年福袋任我挑选。我又挑了几只,带着快马加鞭、马到成功的希冀和对新年的期盼,“牵着群马”,喜笑颜开地离开了。

回到小区门口,邻居李老师正要出去,见了我她忙说,隔壁爷叔,依帮我联系的老年人送餐上门的事落实好了,我现在就去社区老年餐厅办手续。那个主任老好额,对人特别客气,真要好好谢谢依,我说不用谢,这是政策规定的。依小囡在海外,独居在家,年长体弱,正是社区居家养老的照护对象。

李老师说,只怪我身体不争气,只好麻烦里委会帮忙送餐上门了。我说依卸下繁杂的买汏烧琐事,在新的一年,把原来喜欢的剪纸再捡起来,带几个“徒弟”,也可为繁荣社区文化建设出点力。李老师说,依讲得对!大家聚在一起,剪剪各式花样,既可服务邻里,也能丰富生活。阳光下,我望着她远去缓慢的脚步,似少了以往的沉重。

走过花坛,旁边是社区老年人活动室,悠扬的钢琴声穿过绿荫飘了出来。社区老年人艺术团的演员们正在彩排迎新晚会的节目,只听他们充满深情的朗诵声,伴着悠扬的钢琴声,传了出来:您好,新年的阳光……

倏然,老同学发来微信,邀我年底前去西塘古镇,迎接新的一年,我毫不迟疑地回了个OK。

此刻,冬日暖暖的日头,正透过蓝天白云,将缕缕金辉洒向大地,洒向大地上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。

新年的脚步,越来越近了……

上海徐师傅

谭现锁

徐师傅大名徐国强。我们一一和他握手,嘴里叫着“徐师傅好”,握完手,徐师傅笑着说,在新疆,大家都叫我“小剃头”。

徐师傅七十多岁,皮肤白皙,脑袋光亮,脑顶上认真地顶着数得着的稀疏白发。当然,徐师傅早已不是“小剃头”,而是名扬上海的海派理发老法师了。

我们新疆兵团第一师阿拉尔档案局《口述历史》一行到上海采访从一师回沪的上海知青。到上海的第二天,徐师傅便骑着他的小电动车来到招待所,给我们理发。他说:“家里人来了,总要先理个发。”徐师傅在阳台上很熟练地摆开一应家什。他穿着白色的大褂,外面套着火红的上海老年志愿者马甲。早春的阳光温柔地穿窗而过,房间弥漫着昏黄的气息,像一张老照片。在开始理发前,徐师傅拿出梳子,在他锃亮的头皮上仔细地梳了梳他屈指可数的头发,梳饬整齐,他才开始理。他迈着小碎步,在我们面前摆挪穿梭,轻盈如燕,就像当年他在团场大田为职工理发一样。1964年徐师傅到塔里木河边的农一师支边,大家都知道他有理发的手艺,下班后就找他理发。那时劳动强度很大,下班后躺在床上都不想起来,但徐师傅总是来者不拒。“小剃头,理发来。”即使正在端着饭碗,他都会放下碗给来人理发。后来他调到营部,给营里的几个连队分片理发,他背着理发工具,到田间、地头、树荫下给连队职工理发。正在干活,就把砍土曼把子往地上一插,坐在砍土曼上就可以理一个发;有时把正在挑土的筐子摞起来坐上面理发。

徐师傅给我理完发,我刚想站起来,他又把我按下,开始修面。修面,徐师傅有绝招,他不用睁眼,只用手摸,72刀,额头、眉下、鼻梁、耳廓,刀刀到位。刮够72刀,面也就修得干干净净。最后顺着毛发的方向再刮一遍,这样张开的毛孔就合起来,再用热毛巾敷。我舒舒服服入睡,鼾声渐起。徐师傅这时好像被鼾声惊醒,收起刀,在头上肩上细拳碎打,我猛醒,惊叹自己竟然睡着了。

上海老法师果然厉害。

徐师傅的理发手艺在新疆征服过兵团副司令员,回上海后徐师傅来到上海市委老干部局理发店服务,一干多年。

离开理发店后,徐师傅主动申请免费为社区老人理发,他早上七点准时到岗为居民理发,往往一站就是5个多小时,有时理发的人一直排到走廊到头。他以上海人海纳百川的精神,义务为建筑工人理发,为社区居民理发,为敬老院卧床老人理发。

徐师傅74岁那年,老伴生病,卧床不能自理。徐师傅把妻子送到养老院,每天中午在家给老伴做饭,送到养老院,两人一块吃。其他时间还继续做志愿服务。徐师傅说:“专业的事就要专业的人来做。我会理发,我就把理发的事做好。如果我在家伺候老伴,伺候不好,也耽误我给人理发。”

回新疆的前一天,徐师傅又来给我们理发。这一次,我们坚决不让他给我们修面,我们不忍心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如此劳累。但徐师傅却很坚持,他说:“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,为世人理好发。”

应无悔也应有悔

袁山

人生中,有悔与无悔如同脚下的两只鞋,一只承载着过去的重量,一只丈量着未来的路途。

有悔是生命的必然,每一次的悔悟,都是一次自我审视,是对过往的梳理与反思。这种悔恨不是懦弱的表现,而是对责任的担当。有悔让我们保持谦卑,让我们看清自己的局限,有悔是回望来路时的沉思,是重新出发的起点。

而无悔则是生命的境界。文天祥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,展现了对信念的坚守。这种无悔不是固执,而是对初心的执着。苏轼在“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”中,既表达了对过往的释然,又展现了对未来的豁达。无悔让我们保持尊严,是我们面向彼岸时的坚定。

站在岁月的长河边,我们都是摆渡人。让我们以有悔之心审视过去,以无悔之志面对未来,在生命的双重奏中,写下自己的篇章。

七夕会

跑啊跑,走啊走

叶振环

晨光熹微时,我总爱哼着那首《鞋儿破,帽儿破》出门。这调子从三十年前的电视机里飘出来,如今成了我每日散步的伴奏。跑啊跑,走啊走,简单的六个字,竟成了我晚年生活的真谛。

小区里的银杏黄了又绿,绿了又黄,我数着步子走过四季。最初只是觉得饭后消食,后来竟成了每日必修的功课。晨起六千步,晌午两千步,傍晚再补两千步,雷打不动。邻居们笑我痴,说这老头子跟闹钟似的准时。我却不以为意,只觉得这双脚越走越轻快,像是卸下了什么重担。

去年深秋,老战友王建军从南京来沪看望我。在人民广场见到我时,他愣了半天,最后拍着我的肩膀直呼奇迹。十年前我们同批体检,他血糖6.8,我7.2,如今他还在吃药打针,我的指标却悄悄滑到了6.5。他追问秘诀,我学着济公的模样晃晃脑袋:哪有什么秘诀?跑啊跑,走啊走罢了。说着便拉起他往公园走,脚下生风,倒像是我来看望他。

散步时最爱观察那些晨练的老人。东门张老太总拄着拐杖数砖,每走十步就停下来喘气;西门李老头倒好,跑得比年轻人还快,结果上月摔断了腿。我取其中道,不快不慢,像老牛反刍般细细品味每一步的踏实。有时遇见旧识,他们总说我气色好,我笑着指指脚下:这双老鞋,可是越走越有劲。

最妙的是雨天。撑把旧伞,听着雨滴敲打伞面的声音,脚步反而更轻快了。水洼里映着扭曲的天空,我小心避开,像避开人生路上的陷阱。有次滑了一跤,站起来拍拍裤子,竟想起济公那句哪里有不平哪有我。如今七十有三,倒觉得这世上本没有不平,只有不肯抬起的脚。

老伴起初总担心我累着,后来见我真的一天天精神起来,便不再唠叨。有时她的老姐妹散步,远远看见我和老爱人,就笑说:瞧,那老疯子又来了。我听见了也不恼,反而加快步子追上她们,把济公的调子唱得更大声。三个老太太一个老头子,在晨光里走成一道滑稽的风景。

走过第七个年头时,医生拿着我的体检报告直点头。那些曾经居高不下的数字,如今都乖乖地排着队。我忽然明白,这世上最灵的药,原来就长在自己腿上。跑啊跑,走啊走,不是要追什么,只是别让生命停下来。就像小区里那棵老槐树,看着不动,其实年年都在长新枝。

一日在公园长椅上歇脚,看见几个孩童追逐嬉戏。他们跑得那么快,笑声像一串银铃撒在身后。我眯起眼睛,恍惚看见六十年前的自己。那时也这样跑过,不过是为了抢食堂里最后一个馒头。如今跑着,却是为了留住点什么。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,我数了数,正好一万步。

健康